

小小说

## 惊雷

□田洪波

人有力的右臂忽地抬起来，指节粗大的右手攥成拳头，缓缓向上。一股力量在手臂上升腾，小姑娘看得见，知道那力量是无声的，是可以传递给每个人的。

没有犹豫，小姑娘也庄重地举起右手，此刻，她的面庞肃穆，短发齐整。雨丝落在身上，落在脸上，也丝毫遮蔽不了她放射坚毅之光的眼瞳。她眼前映出很多熟悉的面孔，她羡慕他们，崇拜他们。她盼这天盼了太久了。

雨声嘶嘶杂响，却不影响男人吟诵，总共有三句话，三句话要牢记终身，要时刻提醒自己。我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。逐渐变小的雷声中，小姑娘回答了声是。然后，她看了看身旁这个巍峨的身躯，说，我准备好了！男人的络腮胡须向上翘起，第一句飘然而出，永远跟党走！雨丝越发稠密起来，顺着小姑娘的发丝纵横，几乎阻碍了她目光所及之处。小姑娘依然目光炯炯，跟着念了句，永远跟党走！此时，有人想用衣服罩住男人，被制止了，低沉的男音再起，保守秘密！小姑娘有意提高了音量，保守秘密！男音继续，永不叛党！小姑娘嘴唇僵硬地抖了抖，几个熟悉的名字倏忽闪过，她加重了语气，永不叛党！

雨势依然不见小，雨帘中男人伸出手，刘淑云同志，你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。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，我很高兴，希望你切实履行党员义务，作出表率。

突然一个炸雷，周遭似有异常响动，几个人同时隐藏在树后，伺机而动。片刻，警报解除，未发现敌人踪迹，疑是什么动物惊慌乱窜。

雨帘中，刘淑云的手逐渐温暖起来，请首长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负组织重托，让红星村星火燎原，坚决消灭土匪。

几双手相握后，他们悄然下山。此时，天地突然炸裂，响起一声声惊雷，这惊雷把整个山林都照亮了，仿佛闪耀出一个新世界。

补记：1947年春，东安根据地土改工作团将红星村妇女主任刘淑云秘密发展为党员。之后，刘淑云沉着机智，多次化险为夷，出色完成了给穆稜煤矿党代表陈慕华传任务，人送外号“疯女”，时年仅16岁。她的入党介绍人是东安根据地土改工作团团团长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等三省书记的李尔重。

细雨稠密如丝，把鹿圈沟老寨山整个笼罩在夜幕中。并不粗壮的白杨树下，男人的络腮胡须迎风微动，迎面站着一个破衣烂衫的小姑娘，身薄如纸，却站得笔挺。

天空慢慢响起雷声，像滚过一辆辆坦克。男人抬头，逡巡片刻，眉毛一挑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落在小姑娘脸上，问她怕不怕。小姑娘摇头，抿嘴笑了起来。一切都恍如梦中。

男人使了个眼色，近旁两个人拿起挂在树上的一块红布。红布只有窗格大小，已经有些陈旧，这会儿完全湿透了。现在他们所处区域的外围，还有几个人警惕地观察四周的动静，在雨帘中淋得透湿。

正了正衣冠，男人向小姑娘伸出手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。小姑娘慌张失措地伸出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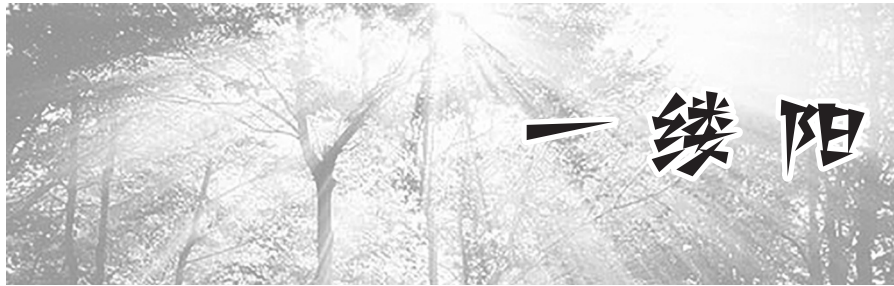
两边拉开红布，男人吁出一口气。你面前是一面党旗，条件所限，今天的仪式简陋了些，但不要紧，你可以想象真正的党旗是什么样子的。

空中的雷似乎在积聚力量，隆隆滚动，大有开天地，辟万物之势。男人清了清嗓子，党旗由镰刀和铁锤组成党徽图案，位于旗帜左上角，金黄色。镰刀是弯的，半月牙形，铁锤是垂直的，二者交叉在一起。

微闭眼帘，那抹红在小姑娘眼里清晰、蔓延，蔓延成红色的丝带，丝带中她看到很多人，看到很多张亲切的笑脸。直到这抹红晕到了她的脸上。

此时的老寨山，似乎只有这抹红最耀眼。那些绿植，那些漫山遍野的花花草草，好像都是为着陪衬她。无数志士向她庄严地举起右手，于是她的红洒开了，洒遍了山，洒进了水，洒得山河壮丽无比。

沉默片刻，男人说，现在跟着我向党旗宣誓。言罢，男



## 一缕阳光

□朱莲花

母亲躺在黑影里，辗转不能入睡，起身拾掇好随身物品，身下的破床吱吱乱叫起来。

月影摇曳中，父亲和衣躺在床上想心事，见此情形，忙收敛心思劝说母亲：“老人家也是好意，咱们再去碰碰运气，要是这次再不行，转悠转悠就回家。”

母亲弯着腰又歪坐在床上，只觉得浑身疲乏，半晌才苦着脸说：“行。”

母亲的病，多次寻医未果，总不见好转。为节省费用，他俩住最便宜的地下小旅馆，在小吃摊吃饭，愈发憔悴起来。

母亲哆嗦着手，在背包里翻找干粮。

父亲泡好最后一袋方便面，递到母亲面前说：“你要想吃点，多吃饭才有精气神。”

母亲摇摇头，想到自家养的老母鸡、小羔羊，都早让父亲炖了给她补充营养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。父亲叹口气，翻身下床，给母亲倒杯白开水，就饼子压饥。

天刚亮，尘埃迷眼，很多人急

匆匆走在路上。

母亲缩着肩，右手攥着父亲的衣摆，紧跟着他，步履蹒跚，穿过一条条繁忙的马路。

“要进去吗？”母亲见父亲拿出纸条，眯着眼瞅着研究所大门，忐忑地问。

父亲默默无语，犹豫着。昨天，在省人民医院看病时，坐诊的是个老医生，待人和气，轻声细语询问母亲病史。多年来，父亲陪着母亲奔波在求医路上，早就习惯了那些冷冰冰的目光和毫无温度的话语。此时，他没来由地嗓子发紧，眼睛也有些湿润，父亲忍不住把往事都倒了出来。

三年前母亲浇完田里的麦苗，一直嚷：“脖子胀疼得厉害！”

父亲急忙带着她，去一家乡村诊所看病。村医随意按几下母亲的脖子，在疼痛处推上一针说：“受了风湿，药效起作用就会好。”

结果，到夜半时分，母亲的头就突然摇摆起来，不停地画着半圆。

父亲蒙了，赶紧陪着母亲再去诊所咨询原因：“会不会是那支针

打错了？能不能再补救？”村医说父亲恶心中伤，推搡着把他们撵出门。

此后，父亲就带着母亲，踏上漫长的求医路。从市医院到省医院，都诊断是：乡村诊所那一针损伤了母亲颈部神经。西医、中医院都去问过诊，吃了无数药，前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，也没治好。

多少次，他们带着希望来医院，又揣着失望回到家。

看着冷灰死灶的家，父亲的心情很糟，常远望着乡村诊所，把双拳握得嘎巴响。

父亲细述着往事，心中满是怨恨。

老医生沉思不语，检查完写张纸条递给父亲说：“这病有点儿复杂，按这个地址，明天早上来找我，给你们仔细瞧瞧。”

“快走屋来，暖和暖和！”一阵轻柔的声音响起，将父亲从迷糊的回忆中拉回。看到老医生迎上来，父亲的心莫名漏跳一拍，对着面前这张和善的笑脸，总算忍住想逃离的脚步。

老医生把母亲带进里屋，透过玻璃窗，父亲看到护士手中亮晶晶的针筒。

父亲心里七上八下的。自母亲生病后，家里的收入一点点地送进医院，亲朋邻里都躲着父亲，怕他开口向他们借钱。

既不亲也不敌的，老医生为啥这么热心肠呢？父亲脑中冒出些听来的八卦，据说，新出来的药物，都会在人身上先做试验呢，难不成母亲要被当成试验品？当年打错那一针，他后悔得很不能揪下自己脑袋来，要是再上个当，这苦日子还有啥盼头？

越想越怕，父亲惶惶然冲进里屋，扯着嗓子直喊：“快停下，快停下，我们不打针。”

针剂却早已注射完毕。见父亲惊慌地进来，老医生笑眯眯地说：“莫怕，莫怕啊，这种针要在医院注射，起码得一千多元。这儿是研究院，只收你们二百元药钱就行，是正规药，看看，这是发票。”

父亲双手擦着衣襟，局促地握住老医生的手，腾地涨红脸。

老医生递上票据，拍拍父亲的肩说：“放心吧，这种药很对症，疗效好，回到家养一养，渐渐就会好起来。”父亲抬头，一缕阳光穿透云层射出来，暖暖地照在身上。

父亲扶着母亲离开研究院，母亲小心地对父亲说：“回去不要再去找村医理论了吧！”

父亲嘿嘿地笑着说：“好。”

家燕，预示着儿女们家庭幸福，也期盼着儿女们经常回家。无论哪种图案，花都用彩线一针一针细细绣出，花鸟动物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细碎的布料在她的剪裁、粘贴、熨烫之下缝制出了生活的精彩，那密密麻麻的针脚透露出母亲的慈爱 and 伟大，针尖穿透的虽是几层布料，细小绵长的线却连着至深的牵挂和祝愿。缝就的虽是一双鞋垫，诠释的却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心结。

老人走出医院在家的日子并没有多少，半个月后便离开了她心爱的子女和惨淡经营的家。老人出殡那天，她的大女儿、二女儿把我叫到一边，从衣服兜里掏出了老人做给我的鞋垫，让我留个念想。我接过鞋垫，泪水溢出眼眶，她们姊妹俩也满含泪水，我们三人面面相觑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彼此把情思和念想传递给对方。

回家我打开包裹着的鞋垫，上面的图案依然栩栩如生。看着这双鞋垫，又想到丝丝线线之中凝聚着的母爱，眼眶再次潮湿。这些年来，我始终没有把它垫在鞋子里，而是放在显眼的地方，每看一次，我都在心中祈祷老人在另外的世界幸福安好！

## 一双鞋垫

□张旭民

在农村老家，虽然农村没有土地，但她把邻居们撂荒的地开垦出来，种上小麦、玉米、油菜或豆类等农作物，常年忙碌不停。

2016年冬天，老人突然生病，我去看她，见到我她笑了，但不能流利地表达心中所想，只能用手比划，好久我也不懂她想说什么。后来和老人在一起做鞋垫的阿姨给我作了“翻译”，意思是她给我的鞋垫做好了，这才让我回想起半年前她问我穿多大鞋的事。

我是从老人的二女儿那里得知了她生病的消息。那天，我在出差的路上突然接到老人二女儿的电话，她说她回家了，我心中纳闷。当我问起缘由她才说了实情，原来她是怕老人万一有什么危险，为了不给我留下遗憾，这才告诉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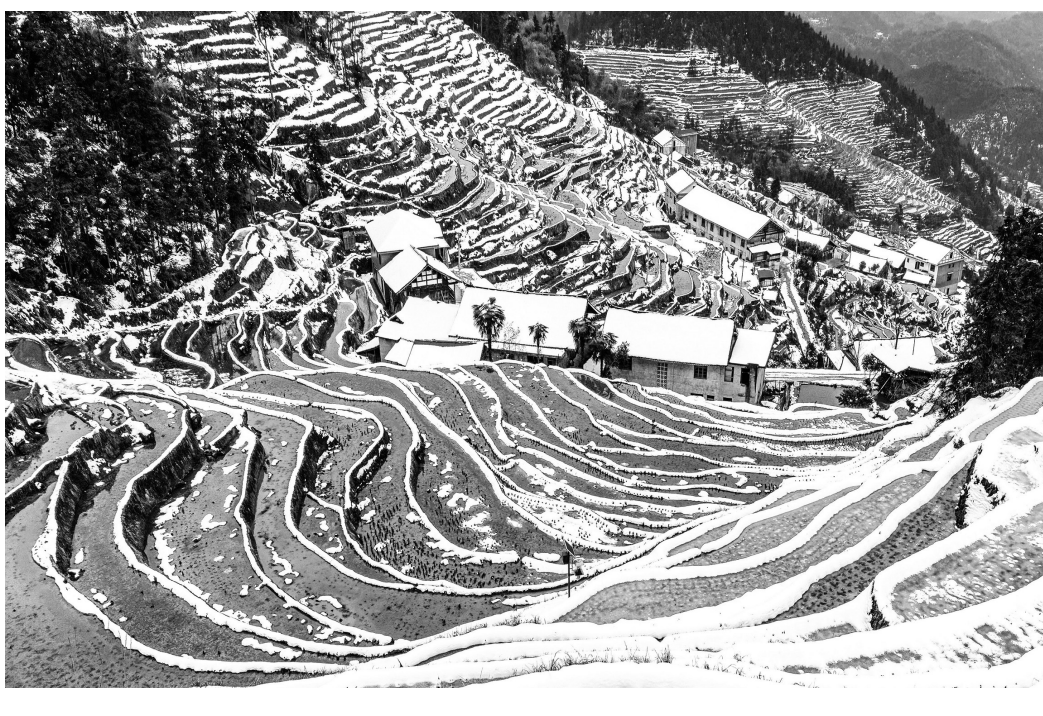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我们原是要住在县城的，可接到电话后改变了决定。晚上赶回来已经很晚了，我只从电话中

问了一下老人的病情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骑摩托车赶到老人家里，便看见许多人在那里忙碌，顿时觉得情况不好。这天老人的眼神不是很好，她看见我，便在二女儿的搀扶下向我停车的地方走来，走到跟前想说却说不出话来，我只看到她在微笑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曾经做事干练、言语流利、身体硬朗的老人才几个月没见忽地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
在老人弥留的半个月里，三个女儿轮流照看，我也前后一周在她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算作对老人最后的报答。

老人共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女儿们都在外地工作，她不偏不向，做什么都是人人有份。身体好时，老人整天在纺线车和织布机上忙碌，给每家织下了花格子布单，到了老年又做起了鞋垫。她的鞋垫既耐梅兰竹菊，也耐青山绿水，但更多的是纳鸳鸯戏水和回飞的

小村冬雪



汤青摄影

## 枇杷花如雪

□舒添宇

饮品，医书上说连续服用可以润肺清咽，强身健体，如此一来，冬天就多了一份特殊的关爱和温暖。

现在，母亲沿用父亲的制作方法，每到冬春季，她就采集许多枇杷花，用干净的雪水蒸制，调进蜂蜜，密封装进玻璃瓶里。连续几个冬天我都坚持服用，渐渐地，时好时坏的老咽炎根治了，老胃病似乎也好了许多。

“今年枇杷花开得格外密，一朵挨着一朵，还要再摘些下来，做些蜂蜜花茶，冬里夏里喝了都有好处。”母亲似在自言自语，又好似在对我说。

我学着他们采摘枇杷花，风干后做成花茶。闲暇时冲上一杯，顿觉一股特殊的清香扑鼻而来。

“枇杷秋萌冬花，春实夏熟，备四时之气，无他物类者。”这是古籍上记载的。如今看来，枇杷树真不愧是个非凡之树种。再读《项脊轩志》：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心中实在感慨不已。树犹在，人已去，物是人非，悲怆之情从心底里缓缓流淌。

大千世界，有些花木并非为展露颜色而生。枇杷树冒着凛冽寒风，绽放出美丽洁白的花，雍容的身姿婆娑起舞，本就是难得的风景。其花，其叶，毫无保留地呵护着人们的健康，我们身边也总有这样的人，生来便一副普惠众生的菩萨心肠，像极了一朵朵冰清玉洁的枇杷花。

## 吕老师的“武功秘籍”

□李云斌

茫茫人海中，他看起来毫不起眼，但通过他身上与众不同的书卷气、儒雅气和善的笑容、睿智的目光，就可以断定他是个老师。他就是吕数子。年纪尚轻，已然是学校的名师、师德标兵、优秀管理者、优秀班主任、骨干教师……多顶桂冠戴在那瘦瘦的头上，会不会让他感到有压力呢？

说到名师，自然有几把刷子，没个三招两式怎能降服现在这些古灵精怪的学生，将他们收于麾下，成为自己的铁粉。吕老师“武功秘籍”中的第一招——回归课本。一位好老师的强大之处，不仅在于他怎么教，还在于他教什么。怎么教是炫技巧，教什么才能固根本。学生唐瑶波就是被他一招制住的。

唐瑶波家住偏僻的大山深处，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整日埋头苦耕，他自然算是贫寒子弟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高中这个坡。高中学习的前两年，他的成绩一直垫底，但他牢记“笨鸟先飞”的

道理，学习异乎寻常地刻苦。干塘现底（湖南俗语，意思是说塘干了看到底，就知道出了多少鱼，也有“出最后结果”的意思）的高考快要到了，文化成绩能不能提上去？大学梦能不能实现？唐瑶波像一尾浅水塘里的鲑鱼一样焦躁不安。吕老师给他支了一招，少刷题，多读教材，使劲读教材，把教材读通、读懂、读透。唐瑶波听进去了，作为特长生，他的文化课成绩竟然考了385分，报考211大学不成问题。高考的成功，让唐瑶波难以置信又万分惊喜。“吕老师，我考上了！我考上了！感谢您对我的长期资助和谆谆教导。”他激动地不住颤抖，一行热泪涌出来，滚烫滚烫，砸在吕数子手上。吕数子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感慨道：“恭喜啦，未来的同行。”

吕数子的“武功秘籍”第二招同样举重若轻——正确引导。他说，教育不能强迫，不能压制，不能急于

求成，有时候要放慢脚步，就像牵着蜗牛去散步。他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，不过是有的开花早，有的开花晚。他自己的女儿读小学时，成绩中下，有时题目不会做，作业无法完成，夫人烦躁地给他打电话，他却异常平静：“家长都做不出来的题，一个小学生不会做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把她骂一顿，打一顿，只能让她失去学习的兴趣。”吕数子始终认为，哪有绝对的优与劣，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已，唯有热爱才是永恒不灭的火焰。有了爸爸的正确引导，女儿变得阳光开朗，脸上自信的光芒愈发明媚，成绩也越来越好，中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理想的学校，给吕数子留下一首隽永的成长诗篇。

随着教育生涯的拉长，吕数子的“武功秘籍”也随着教学经验的不断增长不断增加、变换招数。未来，他的招招式式一定能够帮助到更多学生，让他们成长为“武艺高强”的栋梁之材。

